

且听风吟

观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

余伯英

截取江山一卷收，
王郎气象复何求。

层峦照水高楼近，
瑞鸟翔天野渡幽。

青绿峰头千古绝，
雄浑笔底匠思稠。

而今九百多年后，
风采依然笑俗流。

黄河志吟

哈建设

黄河奔流越城廓，
北塔俯瞰碑影疏。
皋兰山雄龙抬头，
槐花漫过左公柳。

卜算子·咏梅

日辰车

五洲百花园，
百媚千娇让。
走过春秋情无声，
自信冬来放。
沐雨植深根，
笑傲冰霜抗。
雪压群芳回首望，
盎然云峰上。

六盘山

副刊

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
投稿邮箱:nxrbpls@126.com

编者寄语

那场雪，很冷，冻得手脚发麻；也很暖，心里至今暖洋洋。

那场雪，虽然早已消融，却在心田继续生长。

正如，那片海，那轮月，连着古时的气息，同样也是遥远而深邃。

那样的光芒，在夜晚时分，在黑暗的海上，也可以看到。

世间大学问，必有真性情。

沉静而有力，广阔而精深。

你看那些美的画作、好的文章、妙的人儿，闪烁着温柔、睿智的光芒。

淡真，内敛，不需要特别激烈的情感。

爱欲之人犹如执炬逆风而行，必有灼手之患。

不争也，吾乃得之无争，才是自然界的法则，一切都是随顺自然的。

就像太极拳，无须“以智胜力”，甚至也不求“以柔克刚”，与其说练的是拳脚功夫，不如说修的是头脑、心灵的“内功”。从根源说，也是“借假修真”的一种形式，修持一种平淡平和的内心世界。

今日悟此，何其难哉？

古人崇尚“求真”，走遍名山大川、名胜古迹游学，正是吸收天地之精华正气。

读书与治学，是养生，是财富，是洗涤身心、开阔胸怀的妙法。

今日，多读经典正是吸收先贤之正气。

不惧怕物质世界的有限性，追求精神世界的无限性。

孔子曾说“君子不器”。

宋画描绘“风烟俱净”。

曾国藩践行“黎明即起”。

如果不把自己装在瓶子里，你就没有瓶颈。

水中月是天上月，眼中月是心中月。

一星如月看多时。

岁月

乡雪

□ 胡 斌

雪是冬的衣裳。北方的冬天要是没有雪，那只能叫冬季，了无情趣。

生长在六盘山区的人，对雪的情愫，似乎更深了一层。特别是六盘山东麓河谷地带的小山村，因地形的影响，气流受阻迂回抬升，一有阴风怒号，便是鹅毛大雪，一夜之间千沟万壑夷为平地，苍茫大地顿失沉浮，活脱脱的童话世界铺展在眼前。

群山环抱溪水东流的太阳洼村，就是当地负有盛名的“雪窝子”。当然，在邻近村庄的人看来，这个名称褒贬不一。太阳洼的雪着实有点性急，有时寒露刚过，就迫不及待地飘起了雪花。但农历九月的山谷地区地气尚温，雪落在地上就瞬间化成水，晚上气温下降，在地面上结成完整厚实的冰，就像给大地穿上了一层铠甲，出奇地光滑，当地人称之为“青冰溜子”，人走在上面栽跟头也就不足为奇了。可偏偏是谁家新过门的媳妇，拿个小碟去邻居家借盐面，刚一出门就仰天一跤，盐面撒落不说，引得远处一群男人齐声坏笑，窘迫的小媳妇爬起来没走两步，结果又是一个仰八叉，口哨声、尖叫声、哄笑声不绝于耳，幸亏婆婆闻声赶来手拿木棍一通嗔骂解了围，结果未等笑声消停，婆媳二人又双双躺地……

太阳洼的雪下得着实有些紧(当地方言把程度猛烈称之为“紧”)。盖因北边的山低矮平缓，南边的高峻耸立，西北方向的老虎沟张开一个

大豁口，风应山势，雪随风飞，“北风雪碴子”呼啸着从空中疾速溅落，既像串珠垂地，又似万箭齐发，砸到人脸生疼。这种霰雪不下则已，一下就是一个昼夜，清晨掀开门，积雪齐腰，天地一色，身陷在积雪中，如同骑马穿草海过惊涛，故又被当地人称之为“骑马雪”，既有深度描述，又有形态的呈现，生动又贴切。圆锥状的雪晶含水量大，在地面积存时间长，一场“瓷实”的冬雪，可以给来年的土壤注满墒情，即便一个春天不下雨，也能保证粮食生长。在物资短缺年代，太阳洼的土地就是小伙子矜持的资本，让外村的“恨嫁女”欲罢不能。

当然，鹅毛大雪也是有的，但这种雪在空中随风旋转，上下翻飞，落在地上比较蓬松，“老把式”在雪地里一走，凭感觉、听声音，就知道是“雪糁子”还是“饿雪”。所谓“饿雪”，雪片大而薄，镂空呈六瓣羽毛状，干枯轻盈，白毛旋风，似下非下，看着满天的飞絮，却总是游荡荡荡落不了地，即便落地又被贴着地皮的寒风刮起，当地人把这种自然现象叫“风搅雪”。这种天气在太阳洼适合三五成群地“编闲传”，几个合得来的人围成一圈坐在火炕上，品啜着浓酽的罐罐茶吹牛抬杠。也有志趣相投者约在一起，文武场面具备，锣鼓胡琴响起，秦腔、眉户、小曲混合杂糅，曲牌情景过渡自然，唱腔韵律浑然一体，当地人把这种一锅煮式的曲艺乱地称之为“风搅雪”。原本是一

种风雪交加的自然现象，被形象地借喻并约定俗成为太阳洼村的一种曲艺形态，成为曲种交混合成的民间艺术现象。也许单纯的秦腔或眉户剧都不如“风搅雪”听起来过瘾，因为它互为渗透，味中有味，又应景随心。

雪白的世界如果缺乏层次，或者说没有动感，就像平铺直叙的乐章，是没有灵魂的。太阳洼的雪野是天然的构图师，目光所到之处，便是一帧画面，美得让你窒息。那是依山而居的一户人家，四周直挺挺刺向天际的枝丫勾勒出院子的轮廓，屋顶的瓦楞已被积雪填平，一条清扫出来的小路从大门口一直蜿蜒到村子里的巷道上，四野茫茫苍苍，一派清冷阒寂，正凝视间，一缕袅袅炊烟悠然从屋顶升起，此情此景，让人心头一热，温暖全身。再看穿村而过的颀河，河床上错落有致地散布着水曲柳，树枝上的雪顺着树干滑落到地面，绕着树根形成了雪幔，一墩一墩的，河水在这些树下的雪幔间哗哗流动，白的是雪、黑的是水、青的是树、蓝的是天，白雪成了河流的堤岸，河中间树下的雪幔成了装饰，动与静、方与圆、黑与白、平与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看得让人心醉。这可是一条神奇的“暖水”，夏天清冽甘甜，寒意沁骨，喝一口止渴解乏；冬天不结冰，还蒸腾着气流，牛羊到河边畅饮没有丝毫冰冷。正是这条独特的河流，造就了太阳洼独特的雪景。至于村子东边阴坡上的白桦林，在白



新春

牛淑红 摄

新景

腾空嘶鸣的马

□ 马慧萍

我不敢想象，千年以前的你，经历过何种颠沛流离，经历过何种围追堵截和精疲力竭。我一无所知。

千年以后的今天，我只能借一抹冬日的素笺，摹下你烈烈的身姿，撰写你绝世的恋歌，不论平仄，不谈韵律。

时间的流逝，本无平仄，历史的脚步，也无关韵律。



发扬批评精神，切实推动健康文学土壤建设

□ 牛学智

能，给“生病”的文艺指引健康的方向。

希望我们在学习领会中不要选择性断章取义，坚持正确的导向方向，不是只说好话，只挑好的说，只说听起来舒服的话。要一分为二，辩证看待文艺作品、文艺现象、文艺思潮中的好与不好，并真诚地、真实地、逻辑地、理性地指出来。我看到已经有些学习心得体会，把“坏处说坏，好处说好”，阐释演绎成说好听的、说所谓正能量的和说正面肯定性的话，这恐怕与习近平总书记的意思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更甚者，这种意思经有些地方文艺管理者说出来，好像定了调子，影响更糟，这是需要特别警惕的。

其二，习近平总书记还有一个观点指出，要着眼于提高文艺作品的思想水准和艺术水准，褒贬优劣、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是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

鲁迅用剜烂苹果来形容文艺批评的功能和职责，非常恰当。然而要仔细分析，苹果其实只有两种烂法。一种烂苹果是总体上还能

吃，但局部有了腐烂，这样的苹果经过精心手术，仍是好苹果；另一种苹果可是整体呈腐烂之势，蔫、软、干，这种苹果能不能剜了再吃呢？不能。不能吃不意味着苹果有罪。这一类批评，就必须上升到整个文艺现象和整个文艺思潮来审视，而不是一味盯着具体苹果本身没完没了地指责。

所以，剜烂苹果工作，作为文艺批评的一个巧妙比喻，其本意是强调，批评一定要有整体观和总体意识。那些只缠绵于细枝末节的批评，是没有格局没有宏观视野的，本质上不是引领批评前进，而是给批评的整体形象减分，也需要格外警惕。千万别把读后感当作文艺批评的正宗来膜拜，批评是一种理论建构和哲学思维建设，这才是文艺批评更高的境界，也才能从根本上引领文艺创作走向前进。

因此，又可以说，剜烂苹果，必然要走向治理苹果树、苹果林及相关土壤、空气、温度和肥料的工作。

作者简介：牛学智，现任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雪的映衬下，就显得更加清俊。你看那林梢划破的蓝天，树干排列的阵势，积雪勾勒的地平线，已有非凡的气度，偏偏在树干和积雪两种白色的重合下，森林像是隐入白雪，唯独黑色的枝节凸显出来，连绵成片，相互呼应，一张巨幅的抽象派涂鸦猛然间展现在你眼前，那种雄浑与大气，不身临其境，你根本无法想象它的视觉冲击力。

三五之夜，雾雪初晴，皎洁的月光与晶莹的雪地相互辉映，反射到农家白纸贴糊的窗棂上，照得屋内如同白昼。“东方动了！”那时农村普遍没有钟表，天的东边发白说明拂晓来临。一些贪睡的学生被从热乎乎的被窝里揪起来，极不情愿地咕嘟着穿衣服，旋即大声邀约着同学结伙爬山路去学校。两个时辰过去了，赖在被窝里的大人方才听到家家户户此起彼伏的鸡叫声，打开窗户一看，“天哪，屋檐的影子刚移到台阶上，明星（启明星）才离龙脖梁的山顶一竿子高，这叫雪照得稀里糊涂，把娃娃半夜给叫起来打发了。”大人们懊悔不已。但孩子毕竟是孩子，只要离开炕头，即使走在齐腰的雪地里，也会发现和创造许多惊喜。有人“扑通”一声掉进积雪覆盖的深沟里惹得笑声在山路上回响。有人发现在积雪中蹒跚觅食的兔子就拼命去追捕，要说雪中逮兔那可真是奇观，兔子陷在深雪中只能眼睁睁地等着人过来拎起；还有雪地上的山鸡，跑不动又飞不起，见人来，就像鸵鸟一样把头伸进积雪中，结果束手就擒。等到进了校门，一些男孩子不但收获颇丰，还能吹上一天，全然忘了手脚冻得通红。

而此时的太阳洼，每户人家院子里扫帚、铁锹、推把夹杂着粗重的呼吸声不绝于耳，等到积雪清理完毕，早晨便从中午开始。

灵犀

心头有首“水之歌”

□ 马兴健

我是一名生长于城里的“90后”，从事水务工作前，对水的理解只是一种概念。水，无色无味的液体，或氧分子氢分子的结合。再理论点就是，生命之源。打开水龙头，哗哗的水流清凌凌喷涌而出吐着水花，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来到红寺堡，天天与人伙供水打交道，慢慢我的心头升腾起一首关于水的赞歌。

我生在西海固，却不知道缺水之痛。曾给一位大伯修水管。打开水龙头试水，哗哗的水顺着水槽激越欢快地流淌。大伯和大妈突然急了，拿出水盆水桶来盛。咋能这么浪费呢！大伯，试水花不了你几毛钱。不料，满面喜色的大伯较真了：娃娃，咋这么说话，你知道个啥嘛！我赶紧抽身要走。老两口非要留我吃饭。大伯跟我说起他的“疼水”经历。大伯老家在同心窑山，年年旱，吃水靠窖。春夏时窖里没有水，交通不便，就到几十里外去人担驴驮，受尽了苦头。有一天，他担水到了半路上，突然下起暴雨。有水了！他将压得肩头生疼的两桶水倒掉，没想到暴雨偏偏在他们村头没下，一滴都没下！当拎着空桶走进家门时，全家人却在苦等着那担水。

一位当教师的大叔和我说，他15岁那年分数上了师范录取分数线，要去体检。考了半夏农活，想洗个澡，就担来沟涧的苦咸水。脖子上的黑垢痂怎么也洗不净，母亲拿来老碱帮他搓洗，结果脖子上搓洗出大片红斑。大夫以为是皮肤病，差点误了他上学的大事。他感慨，现在吃水用水真是太方便了。我还听到一个笑话。几位山区老乡想搬到有黄河水的地方，便搭车去看。路过黄河桥，一位惊呼：快看，那么多水，是黄河噢，怕能装几百窖哩！另一位接过话茬：我的愣格哟，你没敢说，装不下几千窖嘛！同车人大笑。老乡就说，你们可不知道呢，我们那达的水窖大得很么，一窖水一家人吃一年哩！

刚开始听这些故事，我既纳闷又好笑。我们来到这世界的时候，面包是有的，牛奶也是有的，似乎西海固的水也就是打开水龙头那样哗哗流淌着的。《山海情》热播时，乡亲们兴致很高地讨论“得水”啦“得福”呀的剧情，我也上网去看。讲的是我出生的年代，西海固乡亲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大规模向黄河灌区移民。红寺堡也是那时开始建设的。这里原是沙漠荒滩，政府投资扬黄通水、修路通电、挖渠平田。乡亲们经历了初来乍到时的坎坷和艰辛，走出穷乡僻壤，又掉进沙漠窝。但是，当他们看到黄河水时，希望升腾而起，在飞沙走石、狂风肆虐的沙滩上开始新家园的建设。

罗家大叔是从海原县罗川乡搬迁来的，那里是我父辈的出生地。因此，罗叔待我像亲人，和我很是投缘。他是远近闻名的养牛大户，花儿唱得好极了。大家总逗他：“老不正经的，漫个花儿嘛。”他便美滋滋地唱起来。我曾录了这么一段：“哎——上了高山么望平川，红的个房房、绿树树，绿格茵茵的是庄稼，红寺堡尔格(而今)咋这么俊了着；哎——这么个美样样(美景)谁造下，罗山么高来么、黄河水甜，我们真格过上了好光阴，共产党的情么，三天着说不完。”

几年来，我一直都在听这来自心头的“水之歌”。父老乡亲像种子遇到了黄河水，发芽、分蘖、拔节、开花、结果。住上了漂亮的砖瓦房，吃上了甘甜的自来水，建起了养殖大棚，种植着葡萄园和果园，有了发家致富的产业，孩子们通过读书有着美好前程。每当穿行于绿树掩映、花果飘香的村庄时，每当迎着洋溢幸福和热情的笑脸走进农家时，每当驱车驰行在这块充满祥和生机的绿洲上时，我的耳边就会传来淳朴的话语：“没有共产党，就喝不上黄河水！”“共产党给指路着，让我们翻身了！”“黄河水甜，共产党的恩情深！”像诗一样隽永，像土地一样质朴，从父老乡亲心头流淌而出，让我这个“90后”有种激动涌荡心底、教育和唤醒我对党对国家对时代的认识、感恩和礼赞。